

演唱材料

老鼠与麻雀

- 老 鼠 与 麻 雀 (快 曲)
乔 大 嫂 (快 曲)
姐 媳 滅 蝇 (鼓 詞)
講 究 卫 生 (相 声)
消 滅 四 害 (三人相声)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716.4
872

內容簡介

本書共包括五篇以除四害、講衛生為內容的演唱材料。快書“老鼠與麻雀”是通過拟人的手法，說明老鼠與麻雀對人們的害處。快書“喬大嫂”與相聲“講究衛生”，都是對不講衛生的人的批評。“妯娌滅蠅”（諺語）是通過一個生動的故事，說明蒼蠅對人的害處。三人相聲“消滅四害”，是通過巧妙的情節，幽默的語言，說明四害存在，對人們的危害，因此我們必須堅決消滅它。

存

老鼠與麻雀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哈爾濱道里森林街副14號）黑龍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01號

地方國營建設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黑龍江分店發行

開本787×1092公釐 $\frac{1}{32}$ · 印張1 $\frac{1}{16}$ · 字數26,000 · 印數1—5,000

1958年6月哈爾濱第1版 1958年6月哈爾濱第1次印刷

總驗：419

統一書號：T10093·122 定價：(7)一角二分

老鼠与麻雀(快書)

召 色

說的是，

消滅四害情緒高，

人人动手逞英豪，

天罗地網層層密，

殺得四害无处逃。

俺今天先把蒼蠅蚊子表，

單把那老鼠麻雀相會一段說根苗。

村西头有棵死楊樹，

樹下有洞，樹上有巢，

洞門旁趴着一只大老鼠，

有只受伤的麻雀在樹梢。

老麻雀縮着脖子搭拉着膀，

大老鼠舐着爪子躬着腰。

只見它倆伤勢重，

只听它倆哭嚎啕。

(白)那位老兄問上啦：“老鼠、麻雀還會哭

“嗯，不信你听着！”

老麻雀扑打着受伤的翅膀开言道：

“老鼠兄，你得快点給俺出个招，

若不然俺这条老命怕难保，

就連那子子孙孙的小命也难逃。”

大老鼠聞听此言面帶苦笑，

它說：“麻雀老弟你的本事比我高，
雖然說人們也同樣到處把你找，
可是你翅膀一抖遠走高飛他們干脆沒有招。
我如今的處境可不如兄弟好，
害得我缺吃少喝把罪遭：
缸盆全有蓋，
櫃箱墊得高，
若想找點吃喝實在沒有招。
左鄰全家被水泡，
右舍全家被火燒，
多少家連大帶小全憋死，
多少家老老小小一齊喂了貓，
多少家稀里胡塗吃了毒藥，
多少家被夾子打的斷背又折腰，
機關埋伏各處有，
一不小心就糟糕，
昨晚上我實在餓得受不了，
我提心吊胆決定出洞走一遭。
咳！沒想到剛剛出洞門，
忽的一聲扑過來一只大花貓，
我扭身回头就要跑，
叭的一聲夾子夾住我的尾巴梢，
就凭我的資格這樣老，
還打掉一塊尾巴拔出一縷毛，
若不是我經驗多來見識广，
老命早就喂了貓。
家家都是無鼠戶，
我無處躲來無處逃，

正在为难我想起你，
 所以才冲过千难万险把你瞧。
 求求你替我想个好办法，
 能不能把我的老家搬上樹梢？！”
 老麻雀听罢將头搖：
 “老兄，这樹上也不是俺的安乐巢。
 僮現在是黑夜白天都沒处落脚，
 打的俺五谷雜糧啥也吃不着。
 昨晚上剛想找个窩巢睡会覺，
 不料想剛閉上眼睛就覺眼前放光豪，
 睜眼一看啥也看不見，
 就覺着有个五齒耙子往里掏，
 我的兒孙全給他們掏去了，
 我拼着老命順着他們手丫縫里把命逃。
 不料想出窩飛不远，
 就覺着膀根直發燒，
 僮回头一看才知道，
 了不得了，只打得膀根鮮血淋淋掉了毛。
 僮咬緊牙关向前飛，
 好容易找到这个巢。
 僮本想今天搬到你的‘地君府’，
 到那里什么槍炮彈弓五齒耙子都干沒招，
 沒想到你的处境比我还不好，
 看情况咱弟兄还得另想高招。”
 大老鼠听到这里伤心流泪把話表：
 “老兄，提起我老鼠很自豪，
 我过去的威風八成你还不知道呢，
 你穩站枝头听我对你学。

別看我生來个子小，
可人間十二生肖我屬得着，
哪一個不得先數‘子鼠丑牛寅虎卯’，
連老牛都得在第二位上‘高’。
說書講古也常把我的祖先表，
那就是五鼠在東京逞英豪。
談起我的游歷也不善，
我也到過日本東京和美國紐約，
哈爾濱平房我住過工廠，
長春南孟家屯我也上過學。
我的老師真不少，
日本人石井先生把我教。
教我用細菌去殺老百姓，
一條‘蜡腸杆菌’能害人命八百萬條。
四五年日本投降把我派倒中南各省，
不論城市鄉村到處都把細菌拋，
據說是害死百姓成千上萬，
樂得我老鼠直蹦高。
五三年美國在朝鮮遭失敗，
我也想為他們立功勞，
坐着飛機真榮耀，
北朝鮮東三省我到處蹤，
沒想到人們早都防備好，
反對細菌戰我們瞪眼沒有招。
皆因為殺人的本領不算小，
舊社會才准我各處去逍遙。
我領着千軍萬馬南北跑，
殺人害命、損壞物品、糟蹋糧食這是總目標。

人們蓋房子我們就去掏牆角，
早晚弄得房倒屋塌才能把他饒。
人們種庄稼我們就去把糧食盜，
早晚餓死那帮窮小子我們才把氣消。
人們要有衣裳就別想好，
早晚咬得像篩子一樣才樂喨喨。
那一年我爹爹在棚上了哨，
忽然有一根電線碰了它的腰，
這一下可把它老人家氣壞了，
几口就咯斷電線把氣消。
不多時只見火光熊熊冒，
剎時間火苗竄起三丈高，
那一家男女老少正睡覺，
一個沒跑全燒焦！”

(白)多可怕呀！

“我那年到江邊去閑游逛，
晚上我們就在江堤下面過通宵，
大伙夜間勁头足，
較着勁就把窟窿掏，
大伙掏透了江堤冒了水，
江堤決口洪水泛濫冲得人家水上漂，
千壩良田變大海，
萬戶人家把命逃。
咳！想當年，多威風，
沒想到，有今朝。
老兄啊，論本事你可不如我呀，
論資格我也比你高，
別看如今運不好，

我一定設法报仇把氣消。”

(白)好啊！还想报仇哪！

老麻雀一听心中惱：

“他娘的，干什么把自己捧得那么高，

虽然說俺們的个头沒它大，

可生活条件生活地位却比它高！”

(白)“喂！老兄！”“干么？”“听着！”“說吧！”

“你說你在日本美國受过訓，

俺还說俺在英國法國上过学呢，

咱們都是自家人，

你擺那些資格用不着。

要講傾害百姓你还差的远哪，

若不信你就摳耳朵細听着。

想当年俺們麻家有百万兵，

行动起來殺气高，

不論人們庄稼長得多么好，

俺們大軍一过就报销，

愿吃俺們就吃个飽，

不愿吃全給蹬在地上俺們就蹤。

人們辛辛苦苦忙一年，

狼一狼叫他啥也撈不着。

白天害庄稼，夜間回了巢，

房檐子牆縫子俺們全住着。

吃得多，睡不着，

連蹬帶踹不歇着。

天長日久房蓋全蹬破，

風雪雨水遮不着，

害得人們无法住，

东西南北四处逃。

俺的功劳数不清，

不能一一对你学。

咳！想过去，看今朝，

不由俺心中酸痛又发焦，

眼看着麻家的兵馬全失散，

殘兵敗將士气不高，

这样下去怎得了，

还得設法要活着。”

(白)好啊！还想活着禍害人哪！

大老鼠听罢高声叫，

麻雀老兄你听着：

“想当年咱們都过关斩过将，

如今好似來在了‘華容道’一条，

誰也別提当年勇，

誰也別吹本領高。

如今情况很吃緊，

战火已經到眉梢，

共產党發动全國老百姓，

要把咱們和蒼蠅、蚊子、虱子、跳蚤、臭虫、蟑螂全報銷。

咱們跑沒处跑，逃沒处逃，

說不定有今晚上沒明朝，

我提議咱把殘兵敗將集合好，

最后狠狠干一遭！

我帶兵馬傳鼠疫，

捎帶再把糧庫掏，

人們得上鼠疫叫他馬上死，

糧食盜光人們他也別活着。”

老麻雀說：

“嘿，還得說老兄有高見，
咱們不能硬挺着叫他們送到陰曹，
行動起來把仇報，
不能瞪眼把他們饒，
俺馬上就把人馬調，
今天就給他們一個‘反圍剿’。”

麻雀老鼠發號令，
那些殘兵敗將來出操，
操演已畢把陣擺，
大老鼠鬼鬼祟祟爬上一个小土包。

老鼠自命為土皇上，
他指出進攻的總目標：

“食品公司和糧庫，
天棚地板和房‘薄’，
高樓大廈和堤壩，
箱箱櫃櫃和條包，
能咬就咬能掏就掏，
仇要報來恨要消，
現在大家兵分兩路齊出動，
我迎接你們得勝還朝。”

只聽到唧唧喳喳一陣叫，
都要出發奔目標。

大老鼠正在揚起爪子在歡送，
猛聽得四面八方鬧吵吵。

大老鼠一看說不好，
老麻雀一瞧說糟糕。
只見那除四害的大軍圍上來，

手里拿着各种武器和槍刀，
只听得殺声震天地，
这些殘兵敗將死的死來逃的逃。

老麻雀剛想要起飛，
帮！一顆子彈打进后腦勺。

大老鼠剛想往洞跑，
叭！沒想到一棍子打折了它的腰。

(白)那位老鄉說啦：

“說書的他倆瞎編造，
那麻雀老鼠怎能把人話學？！”

我說老鄉你別上火，
听我把實話对你講：

鼠雀是不能說人話，
可它們的罪惡我一點沒有瞎編造。

我把它編成快書作宣傳，
想告訴大家全知道：

四害对人民危害实在大，
堅決消滅淨，乘勝去圍剿。

說到此处算一段，
我去后台把耗皮兒剝(讀“包”音)。

乔 大 嫂(快書)

黃 楓

說了个大嫂本姓乔，
長的是沙白的小臉細細的腰。
乔大嫂人品針綫样样好，

可就是衛生太糟糕。

屋子里好像一个雜貨鋪，

窗戶台上擺滿了白菜、蘿卜、破鞋和辣椒。

臭袜子堆在床头上，

上邊还放着孩子吃过的餅干和油条。

面缸上扣着洗脚盆，

尿桶靠着淨水瓢。

鍋碗上的嘎巴兒足有銅錢厚，

孩子的尿布不洗用火烤。

挺大的个窗子不透亮，

屋里活像个大煤窖，

屋頂上挂滿了蜘蛛網，

不留神能讓耗子絆一跤。

屋子里從來不透气，

大嫂倒說“我是怕孩子得感冒”。

屋子里五味俱全样样有，

有酸有臭有腥有辣还有臊。

誰到他家串門子，

捂着个鼻子就往外跑。

大嫂從來不把脚洗，

兩年不洗一回澡。

脖子里的黑皴足有这么厚，

手指甲長的足有一寸三分三厘單三毫。

兩個孩子髒的更甭提啦，

大的三歲小的剛能滿屋里爬着跑。

你別看大嫂不衛生，

拿着孩子可挺嬌。

“喲，乖孩子你別吵你別鬧，

一会媽媽給你逮个耗子用繩拴上牽着跑。”

(白)您看她这是給孩子找的个啥玩藝呀?

大的倒是不用哄啦,

他也会用饅水活泥賣糖糕,

“誰買糖,誰買糖,一分錢買一塊,

半分錢買不着”。

(演員作小孩舔鼻涕的动作)

(白)这是怎么回事呀?

不是鼻涕淌出來了嗎!

街道干部來檢查衛生,

大嫂總把客觀找,

不是說她沒時間,

就是說“兩個孩子实在淘”。

大哥對她也不滿意,

這天回來把架吵:

“你看你這個窩囊樣,

你搞的衛生太糟糕。

現在政府号召除四害,

你連這個道理都不知道!”

大嫂聞聽不高兴:

“當然我們家庭婦女沒有你們干部好,

我不洗腳是为了節約水,

不洗澡我不把冤錢掏。

嫌髒你不會自己過?

不要孩子就沒有臊。

再一說講衛生也不是我自己的事,

要搞咱倆一齊搞。

星期礼拜的你不着家,

有点空你就往外跑。”

“啊……”

除四害是你們老娘們的事嘛！”

“什么四害八害的你不搞就甭想叫我搞。”

(白)“媽媽別吵啦。”

“去……”

“爸爸什么是四害呀?”

“啊……就是……就是蒼蠅、蚊子、耗子和貓。”

(白)啊?

兩口子吵到黑了天，

飯也沒吃就睡了覺，

睡到半夜出了事啦，

兩個孩子細菌感染發了高燒，

要不是街坊帮忙往醫院送的快，

醫生說再有幾個小時，孩子的命難保。

兩個孩子可受了罪啦，

又是打針灌腸又吃藥。

孩子住了几天院，

整整花了三十二塊零一毛。

出院前醫生再三把話講，

講究衛生要記牢。

兩口子抱着孩子往外走，

又是高興又是懊惱：

“花錢多少是小事，

孩子受罪我心裏如刀絞，

這都願我不把衛生搞！”

大哥說“也怪我光喊口令不出操”。

兩口子一齊把決心下，

回去后快把衛生搞。

大嫂連夜洗衣裳，

为搞衛生把夜熬。

襯衣四天換一次，

天天洗脚，几天就洗一回澡。

大哥堵了耗子洞，

大孩子帮着媽媽把屋扫。

玻璃擦的咻亮咻亮咻亮。

(白)究竟有多亮啊?

从外边能看見大嫂的眼睫毛，

再往大嫂門上看，

貼着一張“衛生合格”的紅紙条。

我唱到此处算一段，

現在大街小巷再也找不到过去那样的乔大嫂。

妯 姪 滅 蝇(鼓詞)

張 敬 安

夏季到來百花盛开柳綠草青，

这千家万户都搞衛生。

向陽坡下有三間平房土牆院，

妯娌兩個忙的不消停，

大媳妇东屋炕上地下緊打扫，

二媳妇西屋翻箱倒櫃搬了椅子又挪鐘。

正是这二人暗中进行清潔比賽，

就听东屋里叭啦响了一声，

二媳妇慌里慌張去瞧看，

滿屋子灰塵都起了空。
大媳妇好像有点不过意，
一五一十說个清：
这屋的蒼蠅如同唱大戲，
鬧的人們不得安宁，
白天要是孩子睡点覺，
它又爬又躡直往臉上盯，
你要吃飯它先把桌子上，
眼巴巴的瞅着心里多“个应”。
皆因这个我捨起条帚才把蒼蠅赶，
哪曾想碰掉梁柁上挂的这盞保險灯。
二媳妇听完覺着不对勁，
心裏的話兒可就照直“崩”：
打了燈倒是小事一段，
这蒼蠅千万不該向外轟，
咱們撵跑了它也是往別处落，
过几天还一样回來亂噏噏，
应当斬草除根徹底消滅掉，
叫它只有死來不能生。
大媳妇一看風头不妙，
她心中立时就更不輕松，
本來沒笑硬裝笑，
連把二妹子称了一声：
赶走蒼蠅为啥不对，
这个因由咱弄不清。
二媳妇說：我也是听你二弟講，
蒼蠅髒的臭的它最歡迎，
十來天就能生一輩，

上秋億万害人虫，

傳染伤寒和霍乱，

还有痢疾更流行。

党中央关心咱們广大群众，

号召全國人民把四害要除清。

大嫂子越思越想越不是味，

腦子里七上八下乱翻騰：

別仗你漢子把医生的工作干，

別仗你是个团员就顯着万事通，

怪不得前天你把我的孩子管，

怪不得动不动你就給我來点批評。

你看她撅嘴鼓腮把眉头皱，

冲着兄弟媳妇开了声：

依我說这蒼蠅年年生來年年死，

想讓它断后不可能！

就这样的日子咱也过了多半輩，

還沒看誰因为蒼蠅活不成。

二媳妇說：如今这生活多美滿，

家家都有条件講究衛生，

消滅蒼蠅是为了咱們自个兒好，

对身体健康有保証。

大媳妇耐不住性子翻了臉，

她說：二妹子会講可不如会听，

就皆因蟲的蒼蠅跑到你的西屋去，

就皆因咱打了这盞保險燈，

我的錯誤我來領，

決不能連累二妹子搞好衛生，

西屋的蒼蠅我給打乾淨，